

央
泉
著
百
三
混
沌

文学人丛书·长篇小说卷
WEN XUE REN CONG SHU



5

央 泉 著

百年混沌

中国文联出版社

本书为行销11万册的屈原文学奖一等奖得主《百年风流》的兄弟篇。又一部述写百年众生苍凉万端而又离因离果的故事。颠颠倒倒。又一曲来自历史深处混沌、凄厉且悠长的回音。



THE GREAT WALL OF CHINA



百年混沌



央
夏
著
同
三
路
不
司

百年混沌

BAI NIAN HUN DUN

映泉



BAI NIAN HUN DUN

中国文联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百年混沌/映泉著. -北京:中国文联出版公司,
1998.5

ISBN 7-5059-3091-5

I. 百… II. 映…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98)第 19027 号

书 名	百年混沌
作 者	张映泉
出 版 行	中国文联出版公司
发 行 部	中国文联出版公司 发行部
地 址	农展馆南里 10 号(100026)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责任编辑	杨小葵
责任印制	胡元义
印 刷	铁道部十八局一处涿州印刷厂
开 本	850×1168 1/32
字 数	424 千字
印 张	14.875
插 页	2 页
版 次	1998 年 8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5000 册
书 号	ISBN7-5059-3091-5/I·2338
定 价	22.80 元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直接与出版社联系

高贵品位

平民意识

极强可读性

高建群 著

古道天机

文学人丛书·长篇小说卷

中国文联出版公司 馈赠给 21 世纪的图书珍品

内 容 简 介

一个惊天地、泣鬼神的《出埃及记》式的高原故事；几个大幽默、大滑稽人物的唐·吉诃德式传奇；一幅高原应接不暇的民俗风情图景大展示。

一部集传统小说、现代小说、武侠小说、怪异小说、鬼怪小说、哲理小说、侦探小说于一身、具有极强的可读性与文学欣赏价值的长篇力作。

书中以一纸民间契约“回头约”为契机，展现了一具女尸被从坟墓里盗出，在高原古道上经过七天七夜的奇异行程，最后被送回前夫身边的故事。

这是著名作家高建群自《最后一个匈奴》、《六六镇》之后，他的《大陕北》三部曲的第三部。张家山、李文化、谷子干妈、杨蛾子、丹华、杨岸乡等等，均在本书中出现，张家山则成为该书的主要人物。

被书界聒噪了几年的高建群的《古道天机》，终于经过三易其稿，与读者见面了。

高贵品位

平民意识

极强可读性

莫然 著

夏娃行动

文学人丛书·长篇小说卷

中国文联出版公司 馈赠给 21 世纪的图书珍品

内 容 简 介

四川某市的机关大院里闹出一条新闻,年轻貌美,多愁善感的焦一萍在家中殉情而死。她为谁死?自杀还是他杀?机关大院里的少妇们议论纷纷,感慨万千。要维护女性在今日商潮中的独立个性,她们制订了考验丈夫,报复男性的“夏娃行动”。于是丈夫们被拖入了一场感情的混战。出色的厂长落入了情网;新任的海关署长道貌中败露了私情;文弱书生陷入爱的泥淖;花花公子却在左右情缘中枯木逢春……情不断理亦乱,娘子们有的春风得意,有的则家庭裂痕日深,堕入爱河。轰轰烈闹闹戏一场,最终伤心的人彻悟,情感专一,伊始而终,才是做人之本。

高贵品位

平民意识

极强可读性

闻 绎 著

白 狱

文学人丛书·长篇小说卷

中国文联出版公司 馈赠给 21 世纪的图书珍品

内 容 简 介

一次巨大的黄金文物制品走私案，伏满戏中戏，情中情。从此，国内国际警方、黑社会组织互陷云山雾海，时而平地惊飙，时而扑朔迷离。林希湘从心善貌美的文弱女子，到心如铁石的犯罪团伙大首领，几临绝境，几度沉沦，几番较量，竟于看破红尘中陷入挚真情恋，精神深处充满苦涩、无奈和呼唤。沙传泰本是忠于职守的警官，强干过人，为表妹幸福能舍生忘死，竟然误上贼船，终致亲杀表妹……一个个灵肉相离，一次次命运莫测；于是，曲曲折折，迭迭宕宕，欲海横流中，智者谁？大勇者谁？

本书布局缜密而又悬念百生，读来不忍掩卷，百感难言。

高贵品位

平民意识

极强可读性

张 策 著

天 路 难 回

文学人丛书·长篇小说卷

中国文联出版公司 馈赠给 21 世纪的图书珍品

内 容 简 介

书中没有往昔警匪小说的叱咤风云、惊心动魄,而是以非常平静、清淡的笔触向读者讲述着几个警察有血有肉的故事。他们中有在旧北京时迫于生计但心存正直穿上警服的伪警察;也有原本是地下工作者,新中国走入公安队伍的人民干警。他们之间融和着街坊邻居的亲情和上下级的纪律。然而往日的经历,留给他们的有阴翳有荣光,映射在他们的新中国神圣岗位上,有的背负沉重地履行着职责,有的踌躇满志如马行空。

尽管有曲曲折折,有跌宕起伏,他们的故事却触动心扉地给读者呈现了新中国警察队伍几代人之为之奉献、为之流血的多彩人生。

高贵品位

平民意识

极强可读性

郭彦 著
灵 热

文学人丛书·长篇小说卷

中国文联出版公司 馈赠给 21 世纪的图书珍品

内 容 简 介

权利、女色、金钱似乎构成社会中万能的怪圈。“聪明人”想走人生捷径，恣意享乐，落得个为钱而死，为权而伤，为女色反目；一幅真实生活色彩斑斓而又难穷其极的长卷。

故事就发生在你我的身旁，平凡、浅显。金钱的诱惑撩拨得人心浮荡。一群原本朋友相称的年轻人，或道貌岸然，或明火执仗，或羞涩地开始了商海拼搏。于是好友间耍下圈套，人情被金情埋没，友谊被利益撕烂，家庭现出裂痕。

高贵品位 平民意识 极强可读性

梅 卓 著

太 阳 部 落

文学人丛书·长篇小说卷

中国文联出版公司 馈赠给 21 世纪的图书珍品

内 容 简 介

这是一个发生在青藏高原的罗密欧与朱丽叶式的爱情悲剧故事。

伊扎部落老千户临死时将下一枚象征亚塞仓千户城堡的太阳石戒指，然而这枚戒指没有戴到儿子嘉措的手上。天葬时，伊扎的上空突然出现成群结队的鹰鹭，它们巨大的翅膀扇起了浮草与尘土。伊扎部落的臣民们陷入了深深的恐慌……

索白与仇家结亲，夫人耶喜是个外柔内刚的女人，她进门的第一天便相中管官完德扎西，管家战战兢兢地倒入她的怀抱，成全了一段情事。

雪玛把每个僧侣都当作她从前的情人。歌会上，阿琼与一青年交换信物，双双走向情人的栖息地。没想到，献给她第一首情歌的青年竟是自己部落的仇家。

两个相依相仇的部落，在挚爱与愤恨的旋涡中挣扎、生活着几代恋人；所迎来的几乎是一场灭顶之灾……残存下来的人们在神秘的太阳石戒指的引导下，去重建理想中的部落。

目 录

序 幕:	(1)
第 一 章:	(8)
第 二 章:	(37)
第 三 章:	(69)
第 四 章:	(101)
第 五 章:	(110)
第 六 章:	(142)
第 七 章:	(170)
第 八 章:	(207)
第 九 章:	(238)
第 十 章:	(271)
第十一章:	(305)
第十二章:	(338)
第十三章:	(371)
第十四章:	(407)
第十五章:	(438)
第十六章:	(464)

序 幕

一大片山围着一块平地，一大块平地衬着一座城；这是供我衣食哺育我成长的县城。远离都市，交通不便；说经济不算穷也说不上富，说历史没发生过一件可以上书的事件；既没有知名的官吏来过，也没有骚人墨客光顾，几千年就这么风平浪静地过来了。那年县里派我去修志，接触到那么多的“卷宗”，我才发现，原来平淡无奇的小县城，竟也有它自己的风采。翻开一份县官县长目录，那是好几页纸的长长的名单，面对那么多陌生的人名，却又让人胡思乱想。

县志缺的是大半个世纪来的文字。我的任务是走访老者，把他们记忆中的事情变为史料。我对访问很有兴趣，从此，白天编正史，夜晚和星期天编野史，便产生了我的这本书。

我的走访是从凤凰山开始的。

凤凰山在县西十里，群山包围着一座峻峭的孤峰，四面环水，千把年来信神佛的人们把钱往那儿扔，便有了大庙，气势颇宏伟。李自成起义时那里做过县城，起义军一把火烧了个差不多。信仰的力量是巨大的，烧去了县衙门却没烧去庙，人们再捐钱捐物，经几百年，又慢慢恢复成了规模。“文革”时被彻底拆除了，不但扒光了瓦，拆毁了墙，还将信神的人们拉到街上游街。但信仰也是顽强的，老百姓对它的敬畏和奉献没有停过，过去偷偷去，现在明目张胆去，烧香磕头，捐钱捐物，自发地把钱往那儿送。有关头儿发

现这儿是个旅游的好去处，便有了政府与信神者的奇妙结合，大庙就又挺立起来了。

在庙里当家的有过各种人物，它也是一部历史。

如今当家的是个老道，对他的传闻颇多，说他会吹箫，会治病，还会武功，只是话很少。那一日，我去凤凰山访问他。山上很热闹，在大殿里，见几个年轻男女寻死觅活要出家，缠得一个年轻道人脱不了身。后来出来了那个老道，一把长胡子，几道深皱纹，说话丹田之气很足。几个年轻人马上就围上了他。他半闭着眼瞥一下几个年轻人，冷冰冰说道：

“出家等于流俗，下山才是修炼，耐不住寂寞，出个什么家？”

一个男青年说：“师父这话差了。正因为尘世太嘈杂，我们才要上山，你怎么这么说呢？”

老道说：“这山上比山下热闹得多，是不是？寂寞不在身外，而在你的心里。下山去吧，何必赶这个时髦。”

在几个年轻人琢磨老道的话时，老道一闪身就出了侧门。我见老道说话有些意思，对他兴趣更浓，跟出侧门，见他立在岩边，漠然注视着远处的方块城，便问：

“师父，您天天看山下，看到些什么？”

他看我像个干部，还算客气，说：“不过一些风云变幻而已。”

我也有同感，不由点头：“确实。既不是兵家必争之地，也没有一处人文景观；既没有一个少数民族，也没有独特的土产……”

老道这时斜瞥我一眼，半天无语，最后吐出几个字：“我看您是吃得太饱，闲得太多！”

原来他的意思跟我不同。不过我不认为他忤了我，接着他的话说：“师父说得不错，我的确觉得太闷。您有没有什么指教？”

他不愿多说话，就要走。我连忙拿出我的证件，打出了县政府的牌子。这下他不能把我当香客了。然而他还是不想动舌头，把我推给了另一个人。

“我也是闲得太久，连话都懒得说了。你去找个人，他会讲些事你听的。”

他告诉我一个地址，然后从袖子里抽出一支箫，径直走进了一片细竹林。硬缠着他显然不会有好效果，只能眼睁睁望着他走

了。我无聊地四处转转，然后下山。走到半山腰，听见了呜咽的箫声。

老道介绍的是一个老吏，姓宋。那人闲着没事干，成天向后生们讲过去。其实这老头儿我认得。那日到他家，我谈了来意，他很高兴有人听他吹牛，将虎口张开，说：

“你找对了人，我手里经过了八个县长，不算解放后的。”

他滔滔不绝，讲那些县长的故事，张三李四，仿佛都是人物。我看出老头说这些的用意，无非是证明他效力的人都不是等闲之辈，就要出出他的洋相。我说，八个县长也好，八十个县长也好，无所作为等于零。方块城墙依然摆着，就足以说明八个县长的政绩了。老吏对我的话不以为然，他说：

“八个县长对方块城都发过议论，跟你的腔调一模一样。他们不光嘴说，而且还动过手呢。”他又补充了一句，“既然能当县长，就不会是傻瓜，男儿谁不想建功立业名垂青史？”没说几句话我就对他失去了兴趣。不过他后面一句话倒还值得回味，他摸着他的太监脸，发出一声叹息：“虽说这里没有将相出，血泪可也没少流呢！”

老吏已经九十岁，我向县长汇报，县长对县志工作很关心，担心老吏在世时日无多，指示我们先把须问他的那部分历史记了再说。我们先排县长，张县长、李县长、排去排来，离他说的还差一位。我们拿着名单去向老吏请教，问他是不是记错了。他断然摇头，一边吩咐家人做饭，一边回忆，费了好大劲才终于想起：

“对，姓白，在安县长之前，马县长之后，也是在职两年。”我们断定这位白县长不咋的，老吏却正色道：“不！白县长人高马大，上任时是很有抱负的。”

我说：“既然有抱负，为什么两年什么痕迹也没留下？若不是你，历史岂不是把他一笔抹掉了？”

老吏咧开没了门牙的嘴哈哈一笑：“诸位都是没官没职的闲散人，不知道老虎易打人情难缠吗？听我告诉诸位：有谁生下地就想做坏人？有哪个甘心一辈子做庸人？都是事情过了，回头看时才明白自己是个什么东西。饭还没熟，听我讲完了再吃饭。譬如说白县长吧……”

老吏拿白县长当笑料，填补吃饭前的空档。这个空档也不短，是白县长漫长的两年——

白县长是挺着胸上任的，跟政府各界人士见了一面，就下乡考察，一去数月。回县来胡子拉茬，却眼里有神。他向各界人士发表演讲，语调慷慨激昂。他说，某处应该修一条渠道，使万亩荒地变为良田；要狠狠地打击贪官污吏，使政府官厅清廉肃然；要整顿区、乡、保机构，使百姓有依有靠；要狠狠惩处土豪劣绅，使耕者有其田。他还以身作则，坚持两袖清风，怒斥送礼的官吏和士绅；也曾对抗过上司，骂他们不恤民情……这么硬撑了将近年把时间，回头一看什么事也没干成，才明白他这个县长其实是个皮影人儿，拴住手脚的线头被人捏着。国军三天两头到他的领地要慰劳，要粮草；上司交办的任务一件赶一件，没有一件不是关系党国的头等大事；省里的专署的官员请他办私事，要虎皮、要茶叶、要木耳，一个都得罪不起；而这些事都要靠那些他要惩办的“贪官污吏”和“土豪劣绅”们去办，你敢追究他们的劣迹，你就成了光杆司令。

应酬不开，就心灰意冷。一日他偶尔翻前清县志，匆匆扫过了十几位县太爷的大名，随着纸页翻动，十几位县太爷的名字一个也没记住，心里一动，不觉大彻大悟。他妈的，无论政绩怎么好，总统的宝座也不会让给我坐，即使你清廉得连薪水都不要，唱戏的也不会把包青天换成白青天，何苦来哉！而只要你凡事睁只眼闭只眼，抬轿子的就会卖命，就会掩盖你的一切丑恶，使你永远尊贵。于是他随和了，有人送礼，他照收不辞。有娘儿们向他献媚，他一定领情。没几天，上下左右都说他是个好人。他学会了左右逢源，八面玲珑，清瘦的身体迅速长壮，脸上有了油光，颇具“官”的风采了。

不烦恼日子就过得快。两年任满，要走了，大家依依不舍。几个漂亮的女同事哭得泪人儿一般。遗老遗少们送给他很多高帽子：克己奉公的楷模；国家民族之栋梁……他脸上笑着，手揖着，肚子里却明白自己有几两重。他在本县留下的，无非县志上长长的县长名单上有他一个名字而已。但若干年后，他的大名居然被修县志的遗忘，却是他当初没有想到的。

他摆脱了与他共事两年的同仁们，上了马。出了县城，一阵被解脱了的轻松，使他长舒一口气。前头一人押着三匹骡子，那是他两年来的收获。后头跟着两名保镖的警察。当他经过境内的山山水水时，却又不免神色黯然，心情沉重。山岗荒凉，土地贫瘠，老百姓身上破破烂烂，饭碗里不见白米。他感到内疚，也有几分怨愤。想劈山引水，老百姓像是挖了他们的祖坟，一片惊慌，跑到龙王庙烧香磕头，恳请县长不要挖了龙脉。只要能活，受冻挨饿是能够忍耐的。境内有土匪，世代不绝，好几次去征剿，还没出动就有人通风报信。向老百姓打听土匪的情况，大多一问摇头三不知。他们逆来顺受，容忍财东的盘剥和土匪的勒索，却不容忍县长插手管他们的不平 and 苦难。

越想越憋气，越想心越灰，还是专心回味一下那几位多情的女同事吧。

正走神，忽见发黄的茅草中竖起几个人来。他们的脸上蒙着黑布，手里的刀闪着冷光，成扇形阻挡着他的去路。他吓得打了个哆嗦，浑身皮肉一阵紧缩。不好，土匪！他的脑子里闪出了这几个字眼儿。征剿几次，连土匪影子都不见，不想要走了，倒碰见了真家伙。有个土匪从斜坡走下来，刀在马头前一晃，马受了惊吓，前腿竖起，将白县长掀翻在地。马缰被那个家伙顺手夺去了。护送的警察一直走在后头，这时候掉转马头跑得比飞还快，眨眼就不见了踪影，倒让几匹骡子呼哧呼哧往土匪群里走。再看赶骡子的，像只兔子往树林里跑得脚不沾地。他爬起来，土匪已经围成了一圈，有人开始检查骡子身上的货了。他又气又急又伤心，厉声喝道：

“光天化日之下拦路抢劫，简直是土匪，强盗！……”

一个没蒙面的汉子走过来，笑道：“你眼光不错，我们是吃这碗饭的。”

他没了主意。眼看就将一无所有，心里的疼痛让他潸然泪落。“你们都拿走了，我怎么回去呢？请……”

“怎么回去？”那人又笑了一下，“那你就去看看讨米要饭的是怎么走遍天下的。”

东西全部弄走了，那边打个唢呐，这个人就上了县长的马。白县长没有了权威，也没有了尊严，他紧抓住马缰，哭着叫着：

WENXUEREN

百年混沌

百年混沌

百年混沌

“你不能走，绿林好汉也得给人留一条生路啊！”

那人忽然变了脸，阴沉沉地回答：“我们不是好汉，是土匪，是强盗。赶快放手。”

他不放，又骂：“土匪！强盗！”

那人不耐烦了：“留你一条命，你倒不自在。”他从腰里抽出了刀。

卸任的白县长这时候意识到还有比丢东西更严重的，不觉松了手，拔脚飞奔。山风呼呼，茅草簌簌，仿佛千军万马追捕他一人。没命地跑了半个时辰，停下来回头望，连人影都没有。他处在半山腰，山下是大路，县界大石碑兀立在山垭上。想想自己从至尊的高处跌落至深渊，人格和财物被剥得一丝不剩，忍不住哭了一场。回去吗？不。人走茶凉，回去只会受人作践。放眼望去，视线所及，群峦迭嶂，时值深秋，一片荒凉。山是黑的，松柏是黑的，嵌在灰白的天空和灰白的土地之间，天地一片混沌。黑白间飞出一队大雁，凄鸣着，让他从头凉到了脚。

他叹息一声，望着大雁从头顶飞过，转身寻找下山的路。刚到石碑背后，山垭那边来人了，他只好躲着不动。

他见着的是三个人。一个老者骑着一头驴，一个少年挑着两只箱子，一个二十多岁学生模样的青年走在中间。这三个人有些怪。看那箱子，应该是读书的青年的，若无老者、青年与少年的主仆关系很明了。可是又夹个老头，而且还骑着驴。老头身着粗布长衫，一副落魄秀才模样。可是他骑在驴上一点儿也不觉不好意思。那青年上穿黑呢子中山装，衣袋上挂一支自来水笔，头上扣一顶时髦的礼帽，应是这一行人的主角。可他步行着。这是怎么回事？

白县长察觉自己无来由地替不相干的人操心，自嘲地笑了。原指望他们走了他好下坡上路的，这几个人却不急，在界碑前停下了。他怕被人发现了不雅，只好装作刚撒完尿从碑后走出来，望了那几个人一眼，上路了。

白县长的两年，就这么被宋老头在等饭熟的空档中结束了。接着，老吏又讲起了新县长。无论是离休或即将离休的县委书记和县长，还是凤凰山的老道，还包括老吏自己，无不跟那位接白县